

群 众 演 唱

爆破之前

(独幕话剧)

北京话剧团集体创作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34.7

3

爆 破 之 前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17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1

1976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6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·2324

定 价 0.09 元

爆 破 之 前

(独幕话剧)

北京话剧团集体创作

人 物 雷万钧——男，四十六岁，工区主任，党总支书记。
刘金魁——男，四十四岁，工区副主任。
章 莼——女，三十三岁，技术员。
陈 江——男，三十五岁，铺轨队的调度员。
王 涛——男，二十五岁，汽车队的司机。
蔡洪泉——男，六十岁，将军岭大队党支书。
田 发——男，三十五岁，第三生产队队长。
春 枝——女，十三岁，蔡洪泉的孙女。
矿工们

〔一九七一年春天。

〔华北某铁矿附近的农村。将军岭大队一个矿建工地上。

〔一座正在进行爆破作业的小山脚下，山上穿孔机耸立着，粗大的电缆交错纵横。近处是一个小工

棚，放置着旧钻头，压风机，钢丝绳等，还有一部临时电话。

〔不远处，一道大坝接着山脚，伸向远处，那是大队的小水库。

〔远处可以看见几家农舍的院墙、房脊。

〔正是中午时分，日丽风和、远山繁花似锦。

〔幕启：舞台后部，低洼处是一条汽车道，一辆辆的矿车正逐个的等待到小山上去装矿石，王涛持着红绿旗，叨着口哨在指挥着。前边一队扛着炸药箱的矿工队伍络绎不绝地向小山上运去。山上电铲轰鸣，沟里马达声响，风烟滚滚，峡谷震荡，一派大打矿山之仗的景象。

〔少顷，山上的电铲响了一声笛，一辆汽车开了下来。

王 涛 （举起红旗，那汽车陡然刹住）喂，山上岩石还有多少？

〔后边回答：“最后一车。”

王 涛 （没听清楚）什么？还有几车？

〔章蕊从山上下来。

章 蕊 王涛！山上的岩石装完了，这是最后一车。（对扛着炸药箱走过来的爆破工）下边还有炸药吗？

工 人 （一拍箱子）这是最后两箱！

章 蕊 好！快上去吧，上边等着装药呢！

〔爆破工上了山。

王 涛 （摩拳擦掌）行了，山上的最后一车岩石也拉完了，山下的最后一箱炸药也运上去了，新爆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章 蕓 王涛，咱们把周围环境检查一下，我准备吹警戒哨了。

王 涛 这么早就吹警戒哨？

章 蕓 这次新爆破炸药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，震动波肯定会大，一定要保证安全！

〔王涛下去。

〔春枝上。

春 枝 章姑姑。

章 蕓 春枝去秧田吗？

春 枝 该我们红小兵到秧田去值班。

章 蕓 你们秧苗育得不错，亩产千斤有希望。

春 枝 （高兴地）哪儿啊，我们今年是头一回种水稻，我爷爷说了，要加强管理！（拿着铁锹下去）

〔陈江风尘仆仆地上来。

陈 江 （打招呼）章技术员。

章 蕓 陈江，你怎么有空儿来了？有事吗？

陈 江 这是我们铺轨队上一班的进度表。（把一张表格给章蕓）

章 蕓 好！先坐会儿，雷主任一会儿就下来。喝水自己倒。（到棚子里去看进度表）

陈 江 忙你的。

〔王涛上。〕

王 涛 嘿！老陈来了！

陈 江 王涛，你们车队今天怎么集中了这么多车子？！

王 涛 雷主任提出的这个新爆破，说话就能把速度提高一倍，大伙都憋足了劲等着装呐！

章 蕓 (突然)老陈，(指表)上一班你们怎么铺得这么快？

陈 江 前天晚上雷主任在我们那儿连说带干，把大伙的劲儿都鼓起来了。这是他的功啊！

章 蕓 哦！这可得赶紧告诉雷主任。(刚要走，电话铃响，边去接边告诉王涛)王涛，喊一下老雷。

王 涛 (兴奋地拿起大喇叭向山上)雷主任，来一下！

〔山上传呼声。〕

章 蕓 (接电话)将军岭工地，我章蕓，……哦，您是周书记，您好，……是的，正在装药，……这回，“十一”通车出矿是肯定有把握了。

〔雷万钧和刘金魁一块从山上下来，他们边走边谈着。〕

章 蕓 (对电话)雷主任他们来了。

刘金魁 (神色有些激动)老雷，这个新爆破还是小手小脚！按我那个办法，继续加大药量吧，现在还来得及！

雷万钧 还是那句话，药量再加大，震动波就大，附近的农村就要受损失，怎么办？咱们不能光想自己，老伙计！（向陈江）老陈来了。

章 蕓 (把进度表递给雷万钧)他们把铺轨速度提高了一

倍！

雷万钧 （惊喜地）好样的！（握住陈江手，兴奋地看着他）

刘金魁 （一把抢过进度表）这不都逼上来了嘛，老雷，咱们还等什么啊！

章 苑 （向雷万钧）老雷，电话，公司周书记找您。

雷万钧 （去接电话）我雷万钧，您好！……哦，您现在在北山采区……

〔大家兴奋地低语着：“周书记在山上。”〕

雷万钧 同志们很关心采区的情况啊……哦，哦……了不起，这么说，矿石要提前下来了。

刘金魁 什么，矿石要早出了？

雷万钧 （兴奋地点点头）不！给我们点压力是好事，请领导放心，我们一定更快地把小山打通，铁路铺过去，为提前出矿做好一切准备。（神情沉重起来）是吗？哦……这边旱情也是严重，大队小水库的水位也下降了……好，嗯嗯……我们一定按党委提出的精神办事。再见。

刘金魁 怎么了？

雷万钧 形势大好，稍有困难。（看看大家）同志们，老周刚才讲，前边采矿的同志们干劲很大，铁矿石有可能早出来；后边，咱们铺轨队很快就能把铁路铺过来，中间可就夹着这座小山了，怎么办？大伙说吧！

章 苑 （兴奋地）我说，这个新爆破搞得正是时候，铺轨速

度提高一倍，爆破速度也提高了一倍，一对一，正好！

王 涛 对，我们汽车队，早就准备好了，爆下多少，装走多少，决没问题，（推一下陈江）你们撵不上！

陈 江 要是我们铺轨速度再加快呢？

刘金魁 我说，现在情况是越来越明确，两头都挤过来了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按我的主张，继续加大药量！

章 苑 我不同意！这儿小山紧连着大队的水库，离爆破点不到三十米就是社员的房子，现在已经把炸药量增加到安全的极限了。再加大，要出危险，这不行！

刘金魁 别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！无非几间破土坯房子；水库，也就是那么大嘛，震坏了，咱们补就是了！有政策管着呢，怕什么？

雷万钧 政策还有路线管着呢，这一条可别忘了。好啦，咱们先把老陈的事办完，（对陈江）还有什么事？

陈 江 有张材料单您给批一下。

雷万钧 （看了一下，签字）好！老陈，请转达总支和工区对同志们的问候，你们干得很好。……

刘金魁 （插话）主要是提高了速度！

雷万钧 外带给小山这里扔了块石头，议论纷纷起来了，好得很！大打矿山之仗就是要有这么个你追我赶的劲头，也需要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，提建议嘛。钢铁生产满足不了祖国的需要，关键在于矿

山，一定要把速度再突上去。有困难吗？

陈 江 就是运枕木的人力紧张点。

刘金魁 可以用点民工嘛！

雷万钧 不行，不能跟农业争劳力，（向众）这一条咱们大家都得特别注意。周书记讲了，现在旱情严重，而且还在发展，农村正在“天大旱，人大干”，能够支援的地方要千方百计，能够避免的损失要尽量避免，遇到矛盾，咱们主动解决。（陈江记在小本子上）老刘，还有什么？

刘金魁 没什么了。补充一句：放手大干，别闹那么多清规戒律。

雷万钧 好了。过一半天，去看大家。

〔陈江和雷万钧、刘金魁握手下。〕

刘金魁 老雷，这回你没的说了，继续加大药量吧，情况变了！

雷万钧 情况再变，咱们的指导思想不能变。还是按既定的新爆破法起爆，这也是咱们一块开会决定的嘛！

刘金魁 当时我就有保留，这你知道。现在证明，我那个保留意见是对的，眼下是四下里冒热气，就这儿不开锅！照我的办法来，三下五除二，一下子把小山打开，咱们直奔采区，抢出矿石，那是什么劲头！

雷万钧 劲头很好，可小水库和三十亩水稻田，是大队增产的关键，咱们得给人家保住。爆破速度必须提高，但是炸药量一定不能再增加！

刘金魁 没这样的办法！

雷万钧 大伙说呢？

章 蕓 新爆破就是个办法！特别是出发点注意到了工农关系，为什么总是不给它足够的肯定呢！我对新爆破还是有信心的！

雷万钧 说得好。新爆破一定要搞，但是，不能停在这儿。我是觉得咱们现在还大有潜力可挖！

章 蕓 您说得具体点！

雷万钧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（掏出一个布面小本子）昨天，我跟老工长高师傅聊这个事儿，他给了我这个小本本。这上面把他三十年来，遇到过的各式各样的施工难题全记下来了，真是位有心人！有些办法对解决咱们当前的问题很有用处，我都夹了条儿，你再仔细看看。

章 蕓 （翻阅着）很有意思，应当找他谈谈。

雷万钧 那么，你就抓一下这个事。（章蕓点点头）小王，也跟大伙聊聊，凑起点子，告诉章技术员，一块开个诸葛亮会儿。

王 涛 我这就去。（下）

章 蕓 我现在就想去找高师傅！

雷万钧 别忙，先把这炮放好。（看看表）小章，村里正在抗旱抢种，地里人多，再吹一遍警戒哨！（章蕓吹哨）老刘，咱们上山！

刘金魁 （一直在愠怒地抽烟）话说在前头，老雷，不继续加

大药量可完全是被动挨打的架势，崴了泥，我可不负责任啊！

雷万钧 我负责任。我相信到时候你会明白的。

〔春枝拿着一把枯萎的秧苗，焦急地喊着“爷爷”跑上。〕

春 枝 爷爷，爷爷！

刘金魁 什么事？春枝！

春 枝 老刘大叔，看见我爷爷了吗？

刘金魁 不是天没亮就上山了吗？

春 枝 （一跺脚，急得要掉泪）这可怎么办？（一举秧苗）你看，秧苗怎么成了这样了？

刘金魁 （远远地看了一下）受病了吧！都黄了嘛！

春 枝 不光黄了，都死了！

〔大家都被这消息震动了。〕

雷万钧 春枝给我看看！几天了？

春 枝 昨儿还好好的，刚才我到秧田里一看，就成这样了。田发叔急得直跺脚，要我找爷爷拿主意。可他又不在家，这可怎么办？

雷万钧 别着急，我问你，就你们红小兵管的那几畦，是这样吗？

春 枝 赵二叔他们管的那几畦，比这还厉害呢！

雷万钧 唔，秧田里水大吗？

春 枝 （摇摇头）从昨儿水就不冲，有的已经露地皮了。

〔雷万钧沉思地点点头，把秧苗根部放在嘴里咀嚼

着。

春 枝 雷大叔！

雷万钧 土是涩的，地上碱了！

春 枝 （惊恐地）啊！

雷万钧 马上得洗碱，要不，很快苗全毁了！

春 枝 怎么洗啊？

雷万钧 灌大水呀！

春 枝 可机井连半管水也不够啊！

章 蕓 不能把你们水库的水放过去么？

春 枝 不行，水库的水位低了，流不过去了。

章 蕓 这不就完了么！

春 枝 不，这秧苗是给三十亩水稻田育的，我们红小兵都做过保证的，一定要让它长好，恨不得夜里不睡觉也看着它，怎么能……

雷万钧 别难过，孩子，咱们想办法。

刘金魁 咱们想办法？你简直是——！

雷万钧 春争日，夏争时，庄稼有节气管着呐！这事咱不能不管！老刘，你先去山上盯着，等我回来再起爆。……章蕓，马上去开那个诸葛亮会儿，顺便把这些秧苗让大伙看看，一定记住：“以粮为纲”这句话，不光是对贫下中农讲的，也是对咱们工人阶级讲的呀！

春 枝 雷大叔！……

雷万钧 放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！（大踏步地下去，春枝随

下)

刘金魁 老雷呀,真爱管闲事! 时间都这么浪费掉了!

章 莼 (不满地)刘主任!

[突然,村里的大喇叭响了:“三队的社员注意! 三队的社员注意……”]

章 莼 (聆听)象是田队长?

[喇叭声:“放下手里的活儿,找盛水的家伙,赶紧到水库里挑水救秧田啊!”]

刘金魁 (一愣)怎么到水库?! 这不到咱们眼面前来了吗?

[爆破工急忙地从山上跑下来。]

工 人 刘主任! 警戒区进来了老乡。

刘金魁 在哪儿?

工 人 (一指)水库!

[刘金魁急躁地跺了一下脚。]

工 人 咱们的爆破……?

刘金魁 (爆发)还爆什么! 警戒区都是人,伤着怎么办?

工 人 那怎么办呐?!

刘金魁 先停停吧! 这倒干脆,什么炮也甭想放了。

章 莼 我去找他们谈!(欲去)

刘金魁 (转了一圈,突然停住)章莼,我看不彻底解决是不行了! 走! 咱们去大队。

工 人 那山上……

刘金魁 告诉高师傅药坑先别填死!

[爆破工急下。]

章 蕓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[田发挑着一副水桶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小桶上。

刘金魁 (迎上去)田发！

田 发 呆会儿说话吧，火烧眉毛了！

刘金魁 就一句话。

田 发 那您说！

刘金魁 挑多久？

田 发 挑着看呗，那还有谱儿呀？！

刘金魁 (急了)这不乱弹琴嘛！（一把拉住扁担勾）田发！

田 发 别闹！人都快急死了！

刘金魁 你当我不急呢！（田发一怔）这水，你不挑行不行？

田 发 苗要死了，同志！一季子粮食！好家伙！

刘金魁 不就三十亩稻子么，好商量。（按田发坐下）咱们两家可是碰上矛盾了，你看，我们刚发了警戒信号，说话要起爆了，你们人进了水库，我可就没法点炮了！

田 发 哟，我怎么把这都忘了！怪我，怪我，急糊涂了，我把大伙叫回来，等放完了炮再挑！

章 蕓 那也好。

刘金魁 等一等，你横竖得穿这个车道吧！（田发点点头）这炮一响完，拉岩石的汽车是一辆接一辆，你能老等着？等来等去能挑几挑水，救得了什么急？

田 发 那……

刘金魁 再说，眼下还是一亩多秧田缺水，你就老的少的——

齐上了，这要插到地里呢，一铺开，那就是三十多亩，还是没水啊，你怎么办？

田 发 （急出了汗）这……这水稻怎么这么难整啊！

刘金魁 我说，咱们先顾一头儿，怎么样？

田 发 顾一头儿？

刘金魁 稻子咱们不种了，这个水库，咱们也不指望它了。

〔田发、章蕓都一愣。〕

刘金魁 三十亩的产量，我们包下来，按最好的年景。我们呢，抓紧时机，继续加大药量，一下子把小山打开，彻底解决，再也不给你们添麻烦了！（向章蕓）现在只有这么干了。（从口袋中取出日记本，撕下一张）这是我那个炸药量，不准确，你去拉拉算尺，做好准备，等老雷回来，谈定了，咱们就调炸药。

章 蕓 （接过来）不行，不能这么干，这一来水库、房子全完了。

田 发 老刘，房子我们还是能兑付着腾，这水库可是大事，震坏了我们修不起！

刘金魁 别着急，（对章蕓）公司不是让咱们千方百计的支援么，不让村里吃亏就是了。（转向田发）田发，震坏的房子，咱们通给翻修成大瓦房，工料我们负责。

田 发 那水库呢？那可不是小钱儿！

刘金魁 我知道。队上能出几挂大车？

田 发 四挂。

刘金魁 那就对了。我经应站打个招呼，把你们队上的

四挂大车全包下来给矿上拉脚，一天少说能进五十吧，闹上三个月，你算去吧！劳动力没闲住，分值也掉不下来，旱涝全甭顾虑，比你整那几十亩稻子保险不？

田 发 这样……（琢磨起来）

〔春枝从水库方向上。〕

春 枝 田发叔，你在这儿哪！我爷爷在水库正找你哪。
（向秧田跑下）

刘金魁 怎么样，田发？

田 发 这事儿，我作不了主啊，我得问问蔡大叔去，他是我们大队书记。

刘金魁 当然，我也得跟老雷核计嘛！回头我就说：你们三队没意见了。

田 发 先那么说着呗！（下）

刘金魁 好！（向章蕊）你看，这多利索！行了，咱们也做好准备吧，省得措手不及。

章 蕊 老刘，我觉得你这一整套作法是违背咱们的设计意图的。我不同意这么搞，我不能对这样的爆破负责。

刘金魁 你们都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。那好！我去做准备。（下）

章 蕊 （向刘金魁）老刘，老刘……！

〔几乎同时，雷万钧和王涛扛着一大截胶皮管道，从另一条路上来。〕

章 蕊 老雷，(赶上去把老刘那张炸药单子给雷万钧) 老刘还是把他这个方案向村里提出来了。

雷万钧 (把管道放下接过单子，沉吟了一下，放在口袋里) 你觉得该怎么办？

章 蕊 我更觉得那个诸葛亮会非开不可！

雷万钧 小章，刚才有件事，使我很受教育。我把缺水的情况告诉大伙，有个同志说：人家《龙江颂》里，小姑娘跑十几里地都舍不得喝那口水，为的要救活一棵秧苗。咱们都是大小伙子，每人少喝一碗水，不就能救活一大片么？

章 蕊 说得真好。谁说的？

雷万钧 (深情地望着和他一块抬管子的王涛)就是他。

章 蕊 王涛！

王 涛 (不好意思地擦着汗，腼腆地)都是村里长大的，一说，大伙都明白。

雷万钧 这样的同志，咱们有的是，还愁想不出法儿来吗？

章 蕊 (兴奋地点点头)对！还有什么事？

雷万钧 我已经通知调度，利用一切办法，在明天早班以前，再调两部电铲、十辆车子过来，科室后勤人员，全都抢运枕木，集中优势兵力，打一次大仗，力争在矿石下来之前，打通小山，全线通车。

章 蕊 太好了！

雷万钧 关键在发动群众，马上把新的施工组织落实下来。

章 蕊 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那个诸葛亮会儿开好！